**闲话《老王》中的杨绛**

——解读“愧怍”的一个角度

南京市金陵中学 顾健

如何解读《老王》中杨绛的“愧怍”，无疑是这篇经典文本的经典之问。老师们往往会引用杨绛其他作品的文字做类比分析，推论出“愧怍源于情感付出的不对等”、“杨绛的自我解剖与自我批判“等结论。

如果我们觉得杨绛应该常常去看望生病的老王，或者甚至把老王接到家里来同住，把他当亲人一样的照顾，这些都是对文学的误读，也是对生活的误读。

回到文末“愧怍”的具体语境，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：一是杨绛为何如此肯定老王是“来表示感谢”的，二是她凭什么确信老王是”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“？文中除了杨绛女儿给的治好老王夜盲症的“一大瓶鱼肝油”、“载客三轮取缔后”，杨绛还关心老王“是否能够维持生活”以外，杨绛一家还给予了老王什么，而让老王临终前登门送鸡蛋和香油表示感谢；抑或只是因为老王太善良，滴水之恩，终生要报呢？而第二个问题，似乎除了推测他们平时非常熟悉、彼此有默契之外，文本中似乎没有直接的支持性的例证了。

细读文本，从一些看似平淡无奇、无关痛痒，不经意散落各段的关键词，前后勾连，彼此观照，我们发现除了善良，杨绛身上还闪耀着一种可贵品质（或性格特点）。这也许才是她令她“愧怍”的真正原因。

就从第1节说起吧！

“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，我坐，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。”

两句话。21个字。信息量很大！

当“乘客不愿坐他的车，怕他看不清，撞了什么”，当有人污蔑瞎眼老王的品行时，杨绛却“常坐”，还“一路上说着闲话”。他们说了些什么闲话？谁说？谁听？

只要注意第2节里“据老王自己讲:”、"脑袋慢"，"没绕过来"，"晚了一步"，就"进不去了"，"人老了，没用了"、"没出息"这些词以及冒号和双引号便可知常常是老王在说，而且说得还不少！这既符合老王的职业特征——拉车的总会和老主顾套近乎，何况他们的关系不止是主顾。

那杨绛说了些什么话？文中好像没有交代，只是在第4节中有这一句：“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，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。”

为什么“常坐”，如此熟悉、同情老王，为什么连家或者名字（全文未提及）都没问过呢？

是高冷？是清高？显然不是！

当时杨绛是中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老王是生活在底层的三轮车夫，日常生活中两人自然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，这是生活的真相。等到“有一天傍晚，看见老王蹬着他那辆三轮车进大院去”再问，不仅是真关心，更体现了杨绛对老王的尊重，以及她的良好修养（尊重老王的个人隐私）。如果一路上常问些老“家住哪里”、“家里有些什么人”、“为啥打光棍”、“眼怎么瞎的”、“每月钱够不够花”等问题，那不是杨绛，而是居委会热心大妈！

有时候热心肠常常是揭伤疤。坐他车，并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，也许是对“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”的“单干户”、“没有什么亲人”的老王最适合的关心和尊重。

耐人寻味的是“他蹬，我坐”四个字。短促有力，对比鲜明。如此白描想传达什么信息呢？是老王拉车辛苦认真，还是我坐得舒服享受？一时很难说清楚。

文中还有一些“莫名其妙”的语言——

当老王临终前登门送鸡蛋和香油时，杨绛觉得他“说得可笑些，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，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，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，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”、“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，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”。“棺材”、“僵尸”、“骷髅”这些词语怎么能用在如此关心你一家、如此可怜又可敬的老王身上呢？

当听到老王是“到您那儿的第二天”就死了的时候，按理，杨绛应该表现出十分意外，十分难过，因而会更加关心老王“死”这件事。可是，杨绛说“我也不懂，没多问”。是她真不懂回民习俗，还是她正忙于《堂吉坷德》的翻译？

当看见熟悉的老王如此形象，杨绛出于本能的反应和联想，无可厚非，也无关好恶。而且，在后文明确说：“我害怕得糊涂了”！

真相有时很简单，有时却很残酷！
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”开始，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。”这句中“不知怎么的”，咋看不知所以，可细思极恐。

如注意书上注释“杨绛生于1911年”和文末的“一九八四年三月”，便知写作此文时，杨绛73岁，距离“文革”有16、7年了。是不是年纪大了不记得具体原因了？可如果读过她75岁（写《老王》的两年后）时回忆“文革”经历的《丙午丁未年纪事——乌云与金边》，就知道杨绛一家当年的悲惨遭遇了。

而她记得如此清晰，却写得如此平和。

在《丙午丁未年纪事——乌云与金边》的文末，杨绛说：“按西方成语：“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。”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，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，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，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，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?——因为乌云愈是厚密，银色会变为金色。

常言“彩云易散”，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。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，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，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。”。

丈夫的腿、老王的死┅┅人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历史的一粒尘埃，落在每一个头上，就是一座山。可在杨绛的眼里，都已看淡、放下了。所谓“人生最曼妙的风景”，也许正是杨绛先生“[内心](http://www.so.com/s?q=%E5%86%85%E5%BF%83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)的[淡定](http://www.so.com/s?q=%E6%B7%A1%E5%AE%9A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)与从容”。

透过这些看似“莫名其妙”的话，我们真切感受到杨绛为文、为人的坦诚率真！而这一点在教学中却常常被师生所忽视。

她自然地坐着老王“他蹬”的车；她“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”、“一定要给他钱”、“既然来了，就免得托人捎了”；她“吃惊”、“害怕”于形容枯槁的老王；她平静地与老李说着老王的死；她自信于老王临终前的登门致谢与对自己给钱的理解┅┅对于所受之苦难，她深觉老王甚于自己——为什么我活得比老王好？为什么老王蹬车，我坐车？为什么老王瞎眼，我眼睛明亮？一个善良慈悲的人，如果他自己的人生相对优越，他会像欠了别人一样。故她自觉自己是“一个幸运的人”。

这是杨绛式的“愧怍”，源于她一贯的善良与率真。

如果说老王是《老王》中显性的主角，那么，杨绛是文章隐形的主角。一个同样因善良而高贵、因纯粹而美好的人。